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三十六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下　宋　袁樞　撰

元顥入洛

梁武帝天監八年秋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

大通二年春正月癸亥魏以北海王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相州刺史　夏四月魏北海王顥將之相州至汲郡聞葛榮南侵及爾朱榮縱暴陰為自安之

計盤桓不進以其舅殷州刺史范遵行相州事代前刺史李神守鄴行臺甄密知顥有異志相師廢遵復推李神攝州事遣兵迎顥且察其變顥聞之帥左右來犇

冬十月帝以魏北海王顥為魏王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將兵送之還北　元顥取魏銍城而據之

中大通元年夏四月魏元天穆將擊邢杲以北海王顥方入寇集文武議之衆皆曰杲衆彊盛宜以為先行臺尚書薛琡曰邢杲兵衆雖多鼠竊狗偷非有遠志顥帝

室近親來稱義舉其勢難測宜先去之天穆以諸將多欲擊杲又魏朝亦以顥為孤弱不足慮命天穆等先定齊地還師擊顥遂引兵東出顥與陳慶之乘虛自銍城進拔考城遂至梁國魏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拒之慶之攻之自旦至中拔其三壘大千請降顥登壇燔燎即帝位於睢陽城南改元孝基　五月丁巳魏以東南道大都督楊昱鎮滎陽尚書僕射爾朱世隆鎮虎牢侍中爾朱世承鎮崿岅乙丑内外戒嚴戊辰北海王

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徐州刺史引兵而西楊昱擁衆七萬據滎陽慶之攻之未拔顥遣人說昱使降昱不從元天穆與驃騎將軍爾朱吐没兒將大軍前後繼至梁士卒皆恐慶之解鞍秣馬諭將士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為不少君等殺人父兄掠人子女亦無筭矣天穆之衆皆是仇讐我輩衆纔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唯有必死乃可得生耳虜騎多不可與之野戰當及其未盡至急攻取其城而據之諸君勿或

狐疑自取屠膾乃鼓之使登城將士即相帥蟻附而入癸酉拔滎陽執楊昱諸將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十里無遺鏃之費昨滎陽城下一朝殺傷五百餘人願乞楊昱以快衆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舉兵下都袁昂爲吳郡不降每稱其忠節楊昱忠臣奈何殺之此外唯卿等所取於是斬昱所部統帥三十七人皆刳其心而食之俄而天穆等引兵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大破之天穆吐沒兒皆走慶之進擊

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獲魏東中郎將辛纂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或勸之長安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關中荒殘何可復往顥士衆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若親帥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死力破顥孤軍必矣或恐勝負難期則車駕不若渡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掎角進討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萬全之策也魏主從之甲戌魏主北行夜至河內郡北命高道穆於燭下作詔書

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始知魏主所在乙亥魏主入河內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帥百僚封府庫備法駕迎顥丙子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增邑萬户楊椿在洛陽椿弟順為冀州刺史兄子侃為北中郎將從魏主在河北顥意忌椿而以其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敢誅也彧勸椿出亡椿曰吾內外百口何所逃匿正當坐待天命耳顥後軍都督侯暄守睢陽為後援魏行臺崔孝芬大都督刁宣馳往

圍暄晝夜急攻戊寅暄突走擒斬之上黨王天穆等帥衆四萬攻拔大梁分遣費穆將兵二萬攻虎牢顥使陳慶之擊之天穆畏顥將北渡河謂行臺郎中濟陰溫子昇曰卿欲向洛為隨我北渡子昇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人情未安今往擊之無不克者大王平定京邑奉迎大駕此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為大王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遂引兵渡河費穆攻虎牢將拔聞天穆北渡自以無後繼遂降於慶之慶之進

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以數千之衆自發銍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皆克顥使黄門郎祖瑩作書遺魏主曰朕泣請梁朝誓在復恥正欲問罪於爾朱出卿於桎梏卿託命豺狼委身虎口假獲民地本是榮物固非卿有今國家隆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則皇魏再興脫或不然在榮為福於卿為禍卿宜三復富貴可保顥既入洛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齊州刺史沛郡王欣集文武議所從曰北海長樂俱帝室近親今

宗社不移我欲受赦諸君意何如在坐莫不失色軍司崔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於梁引寇讎之兵以覆宗國此魏之賊臣亂子也豈唯大王家事所宜切齒下官等皆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等皆曰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光韶亮之從父弟也於是襄州刺史賈思同廣州刺史鄭先護南兖州刺史元暹亦不受顥命思同思伯之弟也顥以冀州刺史元孚為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送其書於魏主陽平王敬先起兵於河橋以

討顥不克而死魏以侍中車騎將軍尚書右僕射爾朱世隆為使持節行臺僕射大將軍相州刺史鎮鄴城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按堵如故顥一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顥自謂天授遽有驕怠之志宿昔賓客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恤軍國所從南兵陵暴市里朝野失望高道穆兄子儒自洛陽出從魏主魏主問洛中事子儒曰顥敗在旦夕不足憂也爾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

長子行且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衆大集資糧器仗相繼而至六月壬午魏大赦榮既南下并肆不安乃以爾朱天光為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晉陽部分約勒所部皆安已丑費穆至洛陽顥引入責以河陰之事而殺之顥使都督宗正珍孫與河内太守元襲據河内爾朱榮攻之上黨王天穆引兵會之壬寅拔其城斬珍孫及襲　魏北海王顥既得志密與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謀叛梁以事難未平

藉陳慶之兵力故外同内異言多猜忌慶之亦密為之備說顥曰今遠来至此未服者尚多彼若知吾虚實連兵四合將何以禦之宜啟天子更請精兵并敕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延明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復為人用乎大權一去動息由人魏之宗廟於斯墜矣顥乃不用慶之言又慮慶之密啟乃表於上曰今河北河南一時克定唯爾朱榮尚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州郡新服正須綏

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上乃詔諸軍繼進者皆停於境上洛中南兵不滿一萬而羌胡之衆十倍軍副馬佛念謂慶之曰將軍威行河洛聲震中原功高勢重為魏所疑一旦變生不測可無慮乎不若乘其無備殺顥據洛此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先以慶之為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不遣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委任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為國計非徒有損於君恐僕并受其責慶之不敢復言爾

朱榮與顥相持於河上慶之守北中城顥自據南岸慶之三日十一戰殺傷甚衆有夏州義士為顥守河中渚陰與榮通謀求破橋立效榮引兵赴之及橋破榮應接不逮顥悉屠之榮悵然失望又以安豐王延明緣河固守而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侃曰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夏州義士之謀指來應之邪為欲廣施經略匡復帝室乎夫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瘡愈更戰況今未有所損豈可以一事不諧而衆謀

傾廢乎今四方顒顒視公此舉若未有所成遽復引歸民情失望各懷去就勝負所在未可知也不若徵發民材多為桴筏閒以舟檝緣河布列數百里中皆為渡勢首尾既遠使顥不知所防一旦得渡必立大功高道穆曰今乘輿飄蕩主憂臣辱大王擁百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若分兵造筏所在散渡指掌可克奈何捨之北歸使顥復得完聚徵兵天下此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曰楊黄門已陳此策當相與議之劉靈助言於榮

曰不出十日河南必平伏波將軍正平楊檦與其族居馬渚自言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戊辰榮命車騎將軍爾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硤石夜渡襲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擒之安豐王延明之衆聞之大潰顥失據帥麾下數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數千結陳東還顥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爾朱榮自追陳慶之會嵩高水漲慶之軍士死散略盡乃削鬚髮為沙門間行出汝陰還建康猶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

縣侯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大將軍楊津入宿殿中掃灑
宮庭封閉府庫出迎魏主於北邙流涕謝罪帝慰勞之
庚午帝入居華林園大赦以爾朱兆為車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北來軍士及隨駕文武諸立義者加五級河北
執事之官及河南立義者加三級壬申加大丞相榮天
柱大將軍增封通前二萬户北海王顥自轘轅南出至
臨頴從騎分散臨頴縣卒江豐斬之癸酉傳首洛陽臨
淮王彧復自歸於魏主安豐王延明攜妻子來犇 乙

亥魏主宴勞爾朱榮上黨王天穆及北來督將於都亭出宫人三百繒錦雜綵數萬匹班賜有差凡受元顥爵賞階復者悉追奪之

元魏之亂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春正月魏征西將軍平陸文侯張彞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相帥至

尚書省詬罵求仲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㸑堂下捶辱極意唱呼動地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㸑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初燕燕郡大守高湖犇魏其子謐為侍御

史坐法徙懷朔鎮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謚孫歡沈深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彛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第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秀容劉貴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獄掾善無尉景廣寧蔡儁特相友善竝以任俠雄於鄉里

普通五年　秀容酋長爾朱榮羽健之玄孫也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方兵起榮隂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是侯景司馬子如賈顯度及五原叚榮太安竇泰皆往依之顯度顯智之兄也

六年　初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私得幸於太后人未之知蕭寶寅西討以儼為開府屬太后再攝政儼請奉使還朝太后留之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每休沐太后甞遣宦者隨之

儼見其妻唯得言家事而已中書舍人樂安徐紇粗有文學先以諂事趙修坐徙枹罕後還復除中書舍人又諂事清河王懌懌死出為鴈門太守還洛復諂事元乂乂敗太后以儼為懌所厚復召為中書舍人紇又諂事鄭儼儼以紇有智數仗為謀主紇以儼有内寵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傾内外號為徐鄭儼累遷至中書令車騎將軍紇累遷至給事黄門侍郎仍領舍人總攝中書門下之事軍國詔令莫不由之紇有機辯彊力終日治

事略無休息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數吏執筆或行或
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然無經國大體專好
小數見人矯為恭謹遠近輻凑附之給事黃門侍郎袁
翻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為太后所信任時人云神軌
亦得幸於太后衆莫能明也
大通二年春二月　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
事縱弛威恩不立盜賊蠭起封疆日蹙魏肅宗年浸長
太后自以所為不謹恐左右聞之於帝凡帝所愛信者

太后輒以事去之務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通直散騎常侍昌黎谷士恢有寵於帝使領左右太后屢諷之欲用為州士恢懷寵不願出外太后乃誣以罪而殺之有蜜多道人能胡語帝常置左右太后使人殺之於城南而詐懸賞購賊由是母子之間嫌隙日深是時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討虜大都督爾朱榮兵勢彊盛魏朝憚之高歡段榮尉景蔡儁先在杜洛周黨中欲圖洛周不果逃歸葛榮又亡歸爾朱榮劉貴先

在爾朱榮所屢薦歡於榮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歡從
榮之馬廐廐有悍馬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
竟不蹄齧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竒其言坐歡
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
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今天子闇弱
太后淫亂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
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
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

謀并州刺史元天穆孤之五世孫也與榮善榮兄事之榮常與天穆及帳下都督賀拔岳密謀欲舉兵入洛内誅嬖倖外清羣盜二人皆勸成之榮上書以山東羣盜方熾冀定覆没官軍屢敗請遣精騎三千東援相州太后疑之報以念生梟戮寶寅就擒醜奴請降關隴已定費穆大破羣蠻絳蜀漸平又北海王顥帥衆二萬出鎮相州不須出兵榮復上書以為賊勢雖衰官軍屢敗人情危怯恐實難用若不更思方略無以萬全臣愚以為

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未應忘報宜遣發兵東趣下口以躡其背北海之軍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輒盡力命自井陘以北滏口以西分據險要攻其肘腋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遂勒兵聚集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徐紇說太后以鐵券間榮左右榮聞而恨之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去密詔榮舉兵内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恐禍及已陰與太

后謀酖帝癸丑帝暴殂甲寅太后立皇女為帝大赦既而下詔稱潘充華本實生女故臨洮王寶暉世子釗體自高祖宜膺大寶百官文武加二階宿衛加三階乙卯釗即位釗始生三歲太后欲久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内猶謂之幼君況今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哀山陵翦誅姦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矣乃抗表稱大行皇帝

肯棄萬方海内咸稱酖毒致禍豈有天子不豫初不召醫貴戚大臣皆不侍側安得不使遠近怪愕又以皇女為儲兩虛行赦宥上欺天地下惑朝野已乃選君於孩提之中實使姦竪專朝隳亂綱紀此何異掩目捕雀塞耳盜鐘今羣盜沸騰鄰敵窺窬而欲以未言之兒鎮安天下不亦難乎願聽臣赴闕參預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衛不知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近之怨然後更擇宗親以承寶祚榮從弟世隆

時為直閤太后遣詣晉陽慰諭榮榮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遣世隆來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預為之備非計也乃遣之　三月爾朱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勲其子長樂王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又遣從子天光及親信奚毅倉頭王相入洛與爾朱世隆密議天光見子攸具論榮心子攸許之天光等還晉陽榮猶疑之乃以銅為顯祖諸子孫各鑄像唯長樂王像成榮乃起兵發晉陽世隆逃出會榮於上黨靈太后聞之甚

懼悉召王公等入議宗室大臣皆疾太后所為莫肯致言徐紇獨曰爾朱榮小胡敢稱兵向闕文武宿衛足以制之但守險要以逸待勞彼懸軍千里士馬疲弊破之必矣太后以為然以黄門侍郎李神軌為大都督帥衆拒之别將鄭季明鄭先護將兵守河橋武衛將軍費穆屯小平津先護儼之從祖兄弟也榮至河内復遣王相密至洛迎長樂王子攸夏四月丙申子攸與兄彭城王劭弟霸城公子正潛自高渚渡河丁酉會榮於河陽將

士咸稱萬歲戊戌濟河子攸即帝位以劭為無上王子正為始平王以榮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封太原王鄭先護素與敬宗善聞帝即位與鄭季明開城納之李神軌至河橋聞北中不守即遁還費穆棄衆先降於榮徐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驊騮廐御馬十匹東犇兗州鄭儼亦走還鄉里太后盡召肅宗後宮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髮榮召百官迎車駕己亥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敬宗於河橋庚子榮

遣騎執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陰太后對榮多所陳說榮拂衣而起沈太后及幼主於河費穆密說榮曰公士馬不出萬人今長驅向洛前無橫陳既無戰勝之威羣情素不厭服以京師之衆百官之盛知公虛實有輕侮之心若不大行誅罰更樹親黨恐公還北之日未度太行而内變作矣榮心然之謂所親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加芟翦終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何如紹宗曰太后荒淫失道嬖倖弄權殽亂四

海故明公興義兵以清朝廷今無故殲夷多士不分忠佞恐大失天下之望非長策也榮不聽乃請帝循河西至淘渚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騎圍之責以天下喪亂肅宗暴崩皆由朝臣貪虐不能匡弼因縱兵殺之自丞相高陽王雍司空元欽儀同三司義陽王略以下死者二千餘人前黄門郎王遵業兄弟居父喪其母敬宗之從母也相帥出迎俱死遵業慧龍之孫也儁爽涉學時人惜其才而譏其躁有朝士百

餘人後至滎復以胡騎圍之令曰有能為禪文者免死侍御史趙元則出應募遂使為之滎又令其軍士言元氏既滅爾朱氏興皆稱萬歲滎又遣數十人拔刀向行宮帝與無上王劭始平王子正俱出帳外滎先遣并州人郭羅刹西部高車叱烈殺鬼侍帝側詐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即殺劭及子正又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置之幕下帝憂憤無計使人諭旨於滎曰帝王迭興盛衰無常今四方瓦解將軍奮袂而起所向無前此乃天意

非人力也我本相投志在全生豈敢妄希天位將軍見逼以至於此若天命有歸將軍宜時正尊號若推而不居存魏社稷亦當更擇親賢而輔之時都督高歡勸榮稱帝左右多同之榮疑未決賀拔岳進曰將軍首舉義兵志除姦逆大勲未立遽有此謀正可速禍未見其福榮乃自鑄金為像凡四鑄不成功曹參軍燕郡劉靈助善卜筮榮信之靈助言天時人事未可榮曰若我不吉當迎天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天命

耳榮亦精神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寤深自愧悔曰過誤若是唯當以死謝朝廷賀拔岳請殺高歡以謝天下左右皆曰歡雖復愚疎言不思難今四方多事須藉武將請捨之收其後效榮乃止夜四更復迎帝還營榮望馬首叩頭請死榮所從胡騎殺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即欲向北為遷都之計榮狐疑甚久武衛將軍汎禮固諫辛丑榮奉帝入城帝御太極殿下詔大赦改元建義從太原王將士普加五階在京文官二階武官三階百

姓復租役三年時百官蕩盡存者皆竄匿不出唯散騎常侍山偉一人拜赦於闕下洛中士民草草人懷異慮或云榮欲縱兵大掠或云欲遷都晉陽富者棄宅貧者襁負率皆逃竄什不存一二直衛空虛官守曠廢榮乃上書稱大兵交際難可齊壹諸王朝貴横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咎乞追贈亡者微申私責無上王請追尊為無上皇帝自餘死於河陰者諸王贈三司三品贈令僕五品贈刺史七品以下及白民贈郡鎮死者無後聽

將軍爾朱彦伯為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别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

闕壯麗列樹成行乃歎曰臣昨愚闇有北遷之意今見
皇居之盛熟思元尚書言深不可奪由是罷遷都之議
庚戌魏賜爾朱榮子义羅爵梁郡王　五月丁巳朔
魏加爾朱榮北道大行臺爾朱榮入見魏主於明光殿
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貳心帝自起止之因復為榮
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飲之熟醉帝欲誅之左右苦
諫乃止即以牀轝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
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為肅宗嬪榮欲敬宗立

根為右僕射己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

行擊射左右恒有死憂嘗見沙彌重騎一馬榮即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頭相擊死而後已辛酉榮還晉陽帝餞之於邙陰榮令元天穆入洛陽加天穆侍中録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以行臺郎中桑乾朱瑞為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朝廷要害悉用其腹心為之　魏員外散騎常侍高乾祐之從子也與弟敖曹季式皆喜輕俠與魏主有舊爾朱榮之向洛也逃犇齊州聞河陰之亂遂集流民起兵於河濟之間受葛

榮官爵頻破州軍魏主使元欣諭旨乾等乃降以乾為給事黄門侍郎兼武衛將軍敖曹為通直散騎侍郎榮以乾兄弟前為叛亂不應復居近要魏主乃聽解官歸鄉里敖曹復行抄掠榮誘執之與薛修義同拘於晉陽敖曹名昂以字行　秋七月乙丑魏加爾朱榮柱國大將軍録尚書事　初宇文肱從鮮于修禮攻定州戰死於唐河其子泰在修禮軍中修禮死從葛榮葛榮敗爾朱榮愛泰之才以為統軍　辛巳以爾朱榮為大丞相

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榮子平昌公文殊樂昌公文暢
並進爵為王
中大通二年秋八月　魏爾朱榮雖居外藩遥制朝政樹
置親黨布列魏主左右伺察動靜大小必知魏主雖受
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夕不倦數親覽辭訟理寃獄榮
聞之不悅帝又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清治選部榮嘗
關補曲陽縣令神儁以階懸不奏别更擬人榮大怒即
遣所補者往奪其任神儁懼而辭位榮使尚書左僕射

爾朱世隆攝選榮啟北人為河南諸州帝未之許太宰天穆入見面論帝猶不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為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啟數人為州遽不用也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為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之理榮聞之大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爾朱皇后性妬忌屢致忿恚帝遣爾朱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即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止自不

為若本自爲之臣今亦封王矣帝既外逼於榮内廹皇后恒快快不以萬乘為樂唯幸寇盜未息欲使與榮相持及關隴既定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即今天下便是無賊彧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之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之還以它語亂之曰然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見四方無事奏稱參軍許周勸臣取九錫臣惡其言已斥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歎其忠榮好獵不捨寒暑

列圍而進令士卒必齊壹雖遇險阻不得違避一鹿逸出必數人坐死有一卒見虎而走榮謂曰汝畏死邪即斬之自是每獵士卒如登戰場嘗見虎在窮谷中榮令十餘人空手搏之毋得損傷死者數人卒擒得之以此為樂其下甚苦之太宰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勲業已盛四方無事唯宜修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感傷和氣榮攘袂曰靈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乃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皆奴才乘時作亂譬如奴走擒

獲即已頃來受國大恩未能混壹海内何得遽言勲業如聞朝士猶自寛縱令秋欲與兄戒勒士馬校獵嵩髙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回軍之際掃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户侯如其不降以數千騎徑度縛取然後與兄奉天子廵四方乃可稱勲耳今不頻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城陽王徽之妃帝之舅女侍中李彧延實之子帝之姊壻也徽彧欲得權寵惡榮為已害日毁

榮於帝勸帝除之帝懲河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侍中楊侃尚書右僕射元羅亦預其謀會榮請入朝欲視皇后娩乳徽等勸帝因其入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當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洛陽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去留中書舍人温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来及見書以榮必来色甚不悅子才名邵以字行巒

之族弟也時人多以字行者舊史皆因之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猶以榮所親信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爾朱世隆疑帝欲為變乃為匿名書自牓其門云天子與楊侃髙道穆等為計欲殺天柱取以呈榮榮自恃其彊不以為意手毀其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心榮妻北鄉長公主亦勸榮不行榮不從是月榮將四萬五千騎發并州

時人皆言榮反又云天子必當圖榮九月榮至洛陽帝即欲殺之以太宰天穆在并州恐為後患故忍未發并召天穆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徽曰縱不反亦何可耐況不可保邪先是長星出中台掃大角恒州人高榮祖頗知天文榮問之對曰除舊布新之象也榮甚悅榮至洛陽行臺郎中李顯和曰天柱至那無

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叅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之榮下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故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帝求間帝即下明光殿與語知其至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適帝兄子陳留王寛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此壻力徽以白帝曰榮慮陛下終為已患脫有東宫必貪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耳帝夢手把刀

自割落十指惡之告嶶及楊侃嶶曰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亦是其類乃吉祥也戊子天穆至洛陽帝出迎之榮與天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欲因獵挾天子移都由是帝益疑之辛卯帝召中書舍人溫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末帝曰王允若即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久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為況不必死吾寧為

高貴鄉公死不為常道鄉公生帝謂殺榮天穆即赦其黨皆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爾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特為榮所委任具知天下虛實亦不宜留徽及楊侃皆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以為然徽曰榮腰間甞有刀或能狼戾傷人臨事願陛下起避之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並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已至中庭事不果壬辰帝忌日癸巳榮忌日甲午榮暫入即詣陳留

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帝謀頗泄世隆又以告榮且勸其速發榮輕帝以為無能為曰何怱怱預帝謀者皆懼帝患之城陽王徽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此斃之帝曰后懐孕九月可乎徽曰婦人不及期而産者多矣彼必不疑帝從之戊戌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序聲言皇子生遣徽馳騎至榮第告之榮方與上黨王天穆博徽脫榮帽懽舞盤旋兼殿内文武傳聲趣之榮遂信之與天穆俱入朝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

舍人温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帝令子昇作赦文既成執以出遇榮自外入問是何文書子昇顔色不變曰敕榮不取視而入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㣲入始一拜榮見光禄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從東户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榮子菩提及車騎將軍爾朱陽覩等三十人從榮入宫亦為伏兵所殺帝得榮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

其腹心者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遂不可制於是内外喜譟聲滿洛陽城百僚入賀帝登閶闔門下詔大赦遣武衛將軍奚毅前燕州刺史崔淵將兵鎮北中是夜爾朱世隆奉北鄉長公主帥榮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衛將軍賀拔勝與榮黨田怡等聞榮死犇赴榮第時宫殿門猶未加嚴防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有備吾等衆少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為它計怡乃止及世隆走勝遂不從帝甚嘉之朱瑞

雖為榮所委而善處朝廷之間帝亦善遇之故瑞從世隆走而中道逃還榮素厚金紫光禄大夫司馬子如榮死自宮中突出至榮第棄家隨榮妻子走出城世隆即欲還北子如曰兵不厭詐今天下忷忷唯彊是視當此之際不可以弱示人若亟北走恐變生肘腋不如分兵守河橋遣軍向京師出其不意或可成功假使不得所欲亦足示有餘力使天下畏我之彊不敢叛散世隆從之已亥攻河橋擒奚毅等殺之據北中城魏朝大懼遣

前華陽太守段育慰諭之世隆斬首以徇魏以雍州刺史爾朱天光為侍中儀同三司以司空楊津為都督并肆等九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經略河汾榮之入洛也以高敖曹自隨禁於駝牛署榮死帝引見勞勉之兄乾自東冀州馳赴洛陽帝以乾為河北大使敖曹為直閤將軍使歸招集鄉曲為表裏形援帝親送之於河橋舉酒指水曰卿兄弟冀部豪傑能令士卒致死京城儻有變可為朕河上一揚

慶乾垂涕受詔敎曹撥劒起舞誓以必死冬十月癸卯
朔世隆遣爾朱拂律歸將胡騎一千皆白服來至郭下
索太原王尸帝升大夏門望之遣主書牛法尚謂之曰
太原王立功不終陰圖釁逆王法無親已正刑書罪止
榮身餘皆不問卿等若降官爵如故拂律歸曰臣等從
太原王入朝忽致冤酷今不忍空歸願得太原王尸生
死無恨因涕泣哀不自勝羣胡皆慟哭聲振城邑帝亦
為之愴然遣侍中朱瑞齎鐵劵賜世隆世隆謂瑞曰太

原王功格天地赤心奉國長樂不顧信誓枉加屠害今日兩行鐵字何可足信吾為太原王報讎終無降理瑞還白帝帝即出庫物置城西門外募敢死之士以討世隆一日即得萬人與拂律歸等戰於郭外拂律歸等生長戎旅洛陽之人不習戰鬬屢戰不克甲辰以前車騎大將軍李叔仁為大都督帥衆討世隆戊申皇子生大赦以中書令魏蘭根兼尚書左僕射為河北行臺定相殷三州皆稟蘭根節度爾朱氏兵猶在城下帝集羣臣

慱議皆恇懼不知所出通直散騎常侍李苗奮衣起曰
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
節之日臣雖不武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橋城
陽王徽高道穆皆以為善帝許之乙卯苗募人從馬渚
上流乘船夜下去橋數里縱火船焚河橋倏忽而至爾
朱氏兵在南岸者望之爭橋北度俄而橋絶溺死者甚
衆苗將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官軍不至爾朱氏
就擊之左右皆盡苗赴水死帝傷惜之贈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封河陽侯謚曰忠烈世隆亦收兵北遁丙辰
詔行臺源子恭將步騎一萬出西道楊昱將募士八千
出東道以討之子恭仍鎮太行丹谷築壘以防之世隆
至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拔之殺城中人
無遺類以肆其忿唯希質走免詔以前東荊州刺史元
顯恭為晉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西道行臺　魏東徐
州刺史廣牧斛斯椿素依附爾朱榮榮死椿懼棄州歸
汝南王悅汾州刺史爾朱兆聞榮死自汾州帥騎據晉

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壬申共推太原太守行并州事長廣王曄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曄英之弟子也以兆為大將軍進爵為王世隆為尚書令賜爵樂平王加太傅司州牧又以榮從弟度律為太尉賜爵常山王世隆兄天柱長史彥伯為侍中徐州刺史仲遠為車騎大將軍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仲遠亦起兵向洛陽爾朱天光之克平涼也宿勤明達請降既而復叛北走天光遣賀拔岳討之明達犇東夏岳聞爾朱榮死

不復窮追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與侯莫陳悅亦下隴與岳謀引兵向洛魏敬宗使朱瑞慰諭天光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犇而更立宗室乃頻啟云臣實無異心唯欲仰奉天顏以申宗門之罪又使其下僚屬啟云天光密有異圖願思勝筭以防之范陽太守盧文偉誘平州刺史侯淵出獵閉門拒之淵屯於郡南為榮舉哀勒兵南向進至中山行臺僕射魏蘭根邀擊之為淵所敗敬宗以城陽王徽兼大司馬錄尚書事總統內外徽意謂

榮既死枝葉自應散落及爾朱世隆等兵四起黨衆日盛嶶憂怖不知所出性多忌嫉不欲人居已前每獨與帝謀議羣臣有獻策者嶶輒勸帝不納且曰小賊何慮不平又靳惜財貨賞賜率皆薄少或多而中減或與而復追故徒有糜費而恩不感物十一月癸酉朔敬宗以車騎將軍鄭先護為大都督與行臺楊昱共討爾朱仲遠乙亥以司徒長孫稚為太尉臨淮王彧為司徒丙子進雍州刺史廣宗公爾朱天光爵為王長廣王亦以天

光為隴西王爾朱仲遠攻西兖州丁丑拔之擒刺史王衍衍肅之兄子也癸未敬宗以右衛將軍賀拔勝為東征都督壬辰又以鄭先護兼尚書左僕射為行臺與勝共討仲遠戊戌詔罷魏蘭根行臺以定州刺史薛曇尚兼尚書為北道行臺鄭先護疑賀拔勝置之營外庚子勝與仲遠戰於滑臺東兵敗降於仲遠初爾朱榮嘗從容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兆雖勇於戰鬬然所將不過三千騎多則亂矣堪代我者

唯賀六渾耳因戒兆曰爾非其匹終當為穿鼻乃以高歡為晉州刺史及兆引兵向洛遣使召歡歡遣長史孫騰詰兆辭以山蜀未平今方攻討不可委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當隔河為掎角之勢兆不悅曰還白高晉州吾得吉夢夢與吾先人登高丘丘旁之地耕之已熟獨餘馬蔺先人命吾拔之隨手而盡以此觀之往無不克騰還報歡曰兆狂愚如是而敢為悖逆吾勢不得久事爾朱矣十二月壬寅朔爾朱兆攻丹谷都督崔伯鳳戰

死都督史仵龍開壁請降源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是日水不沒馬腹甲辰暴風黄塵漲天兆騎叩宫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華山王鷙斤之玄孫也素附爾朱氏帝始聞兆南下欲自帥諸軍討之鷙說帝曰黄河萬仞兆安得渡帝遂自安及兆入宫鷙復約止衛兵不使鬬帝步出雲龍門外遇城陽王徽乘馬走帝屢呼之不顧而去兆騎執帝鎖於永寧寺樓

上帝寒甚就兆求頭巾不與兆營於尚書省用天子金鼓設刻漏於庭撲殺皇子汙辱嬪御妃主縱兵大掠殺司空臨淮王彧尚書左僕射范陽王誨青州刺史李延實等城陽王徽走至山南抵前洛陽令寇祖仁家祖仁一門三刺史皆徽所引拔以有舊恩故投之徽齎金百斤馬五十匹祖仁利其財外雖容納而私謂子弟曰如聞爾朱兆購募城陽王得之者封千户侯今日富貴至矣乃怖徽云官捕將至令其逃於它所使人於路邀殺

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兾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

得已由是深恨之爾朱仲遠亦自滑臺至洛戊申魏長廣王大赦爾朱榮之死也敬宗詔河西賊帥紇豆陵步蕃使襲秀容及兆入洛步蕃南下兵勢甚盛故兆不暇久留亟還晉陽以禦之使爾朱世隆度律彦伯等留鎮洛陽甲寅兆遷敬宗於晉陽兆自於河梁監閲財資高歡聞敬宗向晉陽帥騎東巡以邀之不及因與兆書為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爾朱天光輕騎入洛見世隆等即還雍州初敬宗恐北軍不利欲為南

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彦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彦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彦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度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

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誤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人乘之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爾朱世隆聞之捨其罪以為其府長史北道大行臺楊津以衆少留鄴召募欲自滏口入并州會爾朱兆入洛津乃散衆輕騎還朝爾朱世隆與兄弟密謀慮長廣王母衛氏干預朝政伺其出行遣數十騎如劫盜者於京巷殺之尋懸牓以千萬錢募賊甲子爾朱兆縊敬宗於晉陽三級佛寺并殺陳留王寬是月紇豆陵步蕃大破

爾朱兆於秀容南逼晉陽兆懼使人召高歡并力僚屬皆勸歡勿應召歡曰兆方急保無它慮遂行歡所親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歡往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蕃兵日盛兆屢敗告急於歡歡乃往從之兆時避步蕃南出步蕃至平樂郡歡與兆進兵合擊大破之斬步蕃於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德歡相與誓為兄弟將數十騎詣歡通夜宴飲初葛榮部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

猶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腹心使統之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寡矣兆曰善誰可使者賀拔允時在坐請使歡領之歡拳毆其口折一齒曰平生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事取捨在王而阿鞠泥敢僭易妄言請殺之兆以歡為誠遂以其衆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軍士素惡兆而樂屬歡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

貴請兆以并肆頻歳霜旱降户掘田鼠而食之面無穀色徒汙人境内請令就食山東待温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懐異望髙公雄才葢世復使握大兵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曰有香火重誓何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不可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稱紹宗與歡有舊隙兆怒因紹宗趣歡發歡自晉陽出滏口道逢北鄉長公主自洛陽來有馬三百匹盡奪而易之兆

聞之乃釋紹宗而問之紹宗曰此猶是掌握中物也兆乃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漲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它故備山東盜耳王信公主之讒自来賜追今不辭渡水而死恐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水與歡坐幕下陳謝授歡刀引頸使歡斫之歡大哭曰自天柱之薨賀六渾更何所仰但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耳今為旁人所構間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復斬白馬與歡為誓因留宿夜飲尉景伏

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弒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内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鬬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遂來犇丙申以先護為征北大將軍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疎遠又無人望欲更立近親儀同三司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學有志度正光中領給事黄門侍郎以元乂擅權託瘖病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永安末有白敬宗言王陽瘖將有異志恭懼逃於上洛山洛州刺史執送之繫治久之以無狀獲免關西大行臺郎中薛孝通說爾朱天光曰廣陵王高祖猶子夙

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為敵但能同心

失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直言門下朕以寡德運屬樂推思與億兆同茲大慶肆眚之科一依常式帝閉口八年至是乃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庚午詔以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代稱王葢遞為冲挹自秦以来競稱皇帝予今但稱帝亦已褒矣加爾朱世隆儀同三司贈爾朱榮相國晉王加九錫世隆使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若配世宗於時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

臣不終以此論之無所可配世隆怒曰汝應死季明曰下官既為議首依禮而言不合聖心翦戮唯命世隆亦不之罪以榮配高祖廟庭又為榮立廟於首陽山因周公舊廟而為之以為榮功可比周公廟成尋為火所焚爾朱兆以不預廢立之謀大怒欲攻世隆世隆使爾朱彥伯往諭之乃止初敬宗使安東將軍史仵龍平北將軍楊文義各領兵三千守太行嶺侍中源子恭鎮河內及爾朱兆南向仵龍文義帥衆先降由是子恭之軍望

風亦潰兆遂乘勝直入洛陽至是爾朱世隆論仵龍文義之功各封千户侯魏主曰仵龍文義於王有功於國無勲竟不許爾朱仲遠鎮滑臺表用其下都督為西兖州刺史先用後表詔答曰已能近補何勞遠聞　幽安營并四州行臺劉靈助自謂方術可以動人又推筭知爾朱氏将衰乃起兵自稱燕王開府儀同三司大行臺聲言為敬宗復讎且妄述圖讖云劉氏當王由是幽瀛滄冀之民多從之從之者夜舉火為號不舉火者諸村

共屠之引兵南至博陵之安國城爾朱兆遣監軍孫白鷂至冀州託言調發民馬欲俟高乾兄弟送馬而收之乾等知之與前河内太守封隆之等合謀潛部勒壯士襲據信都殺白鷂執刺史元嶷乾等欲推其父翼行州事翼曰和集鄉里我不如封皮乃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仍受劉靈助節度隆之磨奴之族孫也殷州刺史爾朱羽生將五千人襲信都高敖曹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

擊之乾在城中縋下五百人追救未及敖曹已交兵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絶世左右無不一當百時人比之項籍高歡屯壺關大王山六旬乃引兵東出聲言討信都信都人皆懼高乾曰吾聞高晉州雄略葢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弑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密參意㫖諸君勿懼也乃將十餘騎與封隆之子子繪潛謁歡於滏口說歡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奮明公威德素

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彊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鄗州雖小户口不减十萬穀秸之税足濟軍資願公熟思其計乾辭氣慷慨歡大恱與之同帳寢初河南太守趙郡李顯甫喜豪俠集諸李數千家於殷州西山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卒子元忠繼之家素富多出貸求利元忠悉焚契免責鄉人甚敬之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戍還經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元忠遣奴為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葛榮起

元忠帥宗黨作壘以自保坐大槲樹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擊却之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何以能成大事乃悉衆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爾朱兆殺敬宗元忠棄官歸謀舉兵討之會高歡東出元忠乘露車載素箏濁酒以奉迎歡聞其酒容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儁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通也門

者以告歡遽見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歌闋謂歡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事爾朱耶歡曰富貴皆因彼所致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來未時乾已見歡歡紿之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歡曰趙郡醉矣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歡乃復留與語元忠慷慨流涕歡亦悲不自勝元忠因進策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

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賜委冀殷既合滄瀛幽定自然弭服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明公之敵歡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歡至山東約勒士卒絲毫之物不聽侵犯每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歡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與有車營租米歡掠取之進至信都封隆之高乾等開門納之高敖曹時在外略地聞之以乾為婦人遺以布裙歡使世子澄以子孫禮見之敖曹乃與俱来　癸酉魏封長廣

王暉為東海王以青州刺史魯郡王肅為太師淮陽王欣為太傅爾朱世隆為太保長孫稚為太尉趙郡王諶為司空徐州刺史爾朱仲遠雍州刺史爾朱天光並為大將軍并州刺史爾朱兆為天柱大將軍賜高歡爵勃海王徵使入朝長孫稚固辭太傅乃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爾朱兆辭天柱曰此叔父所終之官我何敢受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高歡辭不就徵爾朱仲遠徙鎮大梁復加兗州刺史

爾朱世隆之初為僕射也畏爾朱榮之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几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坐符臺省事無大小不先白世隆有司不敢行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聽事東西別坐受納辭訟稱命施行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及欲收軍士之意汎加階級皆為將軍無復員限自是勲賞之官大致猥濫人不復貴是時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并汾仲遠擅命徐兗世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而仲遠尤甚所

部富室大族多誣以謀反籍沒其婦女財物入私家投其男子於河如是者不可勝數自滎陽以東租稅悉入其軍不送洛陽東南州郡自牧守以下至士民畏仲遠如豺狼由是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敢違也　己丑魏以涇州刺史賀拔岳為岐州刺史渭州刺史侯莫陳悅為秦州刺史並加儀同三司　魏使大都督侯淵驃騎大將軍代人叱列延慶討劉靈助至固城淵畏其衆欲引兵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靈

助庸人假妖術以惑衆大兵一臨彼皆恃其符厭豈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不如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自寬縱然後潛軍擊之往則成擒矣淵從之出頓城西聲云欲還丙申簡精騎一千夜發直抵靈助壘靈助戰敗斬之傳首洛陽初靈助起兵自占勝負曰三月之末我必入定州爾朱氏不久當滅及靈助首函入定州果以是月之末　夏四月癸丑魏以高歡為大都督東道大行臺冀州刺史　丙寅魏以侍中驃騎大

將軍爾朱彦伯為司徒　魏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鎮南大將軍斛律金軍主善無庫狄干與歡妻弟婁昭妻之姊夫段榮皆勸成之歡乃詐為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為部曲衆皆憂懼又為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與都督尉景為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雪涕執别衆皆號慟聲震郊野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為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

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乃急計然當推一人爲主
誰可者衆共推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有
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
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然不能爲天下
笑衆皆頓顙曰死生唯命歡乃椎牛饗士庚申起兵於
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會李元忠舉兵逼殷州
歡令高乾帥衆救之乾輕騎入見刺史爾朱羽生與指
畫軍計羽生與乾俱出因擒斬之持羽生首謁歡歡撫

膺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為殷州刺史鎮廣阿歡於是抗表罪狀爾朱氏爾朱世隆匿之不通　魏楊播及弟椿津皆有名德播剛毅椿津謙恭家世孝友緦服同爨男女百口人無間言椿津皆至三公一門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敬宗之誅爾朱榮也播子侃預其謀城陽王徽李彧皆其姻戚也爾朱兆入洛侃逃歸華陰爾朱天光使侃婦父韋義遠招之與盟許貰其罪侃曰彼雖食言死者不過一人猶冀全百口乃出應之天光殺

之時椿致仕與其子昱在華陰椿弟冀州刺史順司空津順子東雍州刺史辯正平太守仲宣皆在洛秋七月爾朱世隆誣奏楊氏謀反請收治之魏主不許世隆苦請帝不得已命有司檢案以聞壬申夜世隆遣兵圍津第天光亦遣兵掩椿家於華陰東西之族無少長者殺之籍沒其家世隆奏云楊氏實反與收兵相拒皆已格殺帝惋悵久之不言而已朝野聞之無不痛憤津子逸為光州刺史爾朱仲遠遣使就殺之唯津子愔於被收

時適出在外逃匿獲免往見高歡於信都泣訴家禍因為言討爾朱氏之策歡甚重之即署行臺郎中　丙戌魏司徒爾朱彥伯以旱遜位戊子以彥伯為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彥伯於兄弟中差無過惡爾朱世隆固讓太保魏主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庚寅以世隆為之斛斯椿譖朱瑞於世隆世隆殺之　魏爾朱仲遠廢律等聞高歡起兵恃其彊不以為慮獨爾朱世隆憂之爾朱兆將步騎二萬出井陘趣殷州李元忠棄城

犇信都八月丙午爾朱仲遠度律將兵討髙歡九月已卯魏以仲遠為太宰庚辰以爾朱天光為大司馬　孫騰説髙歡曰今朝廷隔絶號令無所禀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疑之騰再三固請乃立勃海太守元朗為帝朗融之子也冬十月壬寅朗即位於信都城西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督中外諸軍大將軍録尚書事大行臺髙乾為侍中司空髙敖曹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孫騰為尚書左僕射河北行臺魏蘭

根為右僕射已酉爾朱仲遠度律與驃騎大將軍斛斯椿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賀拔勝車騎大將軍賈顯智軍於陽平顯智名智以字行顯度之弟也爾朱兆出井陘軍於廣阿衆號十萬高歡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貳徘徊不進仲遠等屢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曉說之兆

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兆數勝罪將斬之曰爾殺衛可孤罪一也天柱薨爾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為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為罪乎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寇賊密邇骨肉構隙自古及今未有如是而不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高歡將與兆戰而畏其衆彊以問親信都督段韶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

死所謂彊者得天下之心爾朱氏上弑天子中屠公卿下暴百姓王以順討逆如湯沃雪何衆彊之有歡曰雖然吾以小敵大恐無天命不能濟也韶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唯德是輔爾朱氏外亂天下内失英雄心智者不為謀勇者不為鬭人心已去天意安有不從者哉韶榮之子也辛亥歡大破兆於廣阿俘其甲卒五千餘人　十一月庚辰魏高歡引兵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

四年春正月魏高歡攻鄴爲地道施柱而焚之城陷入地壬午拔鄴擒劉誕以楊愔爲行臺右丞時軍國多事文檄教令皆出於愔及開府諮議參軍崔㥄㥄逞之五世孫也　二月辛亥魏安定王追謚敬宗曰武懐皇帝甲子以高歡爲丞相柱國大將軍太師三月丙寅以高澄爲驃騎大將軍丁丑安定王帥百官入居於鄴爾朱兆與爾朱世隆等互相猜阻世隆卑辭厚禮諭兆欲使之赴洛唯其所欲又請節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悅并

與天光度律更立誓約復相親睦斛斯椿陰謂賀拔勝曰天下皆怨毒爾朱而吾等為之用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欲盡去之甚難去之不盡必為後患奈何椿曰此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共討高歡世隆屢徵天光天光不至使椿自往邀之曰高歡作亂非王不能定豈可坐視宗族夷滅邪天光不得已將東出問策於雍州刺史賀拔岳岳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為敵但能同心

戮力往無不捷若骨肉相疑則圖存之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衆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閏月壬寅天光自長安兆自晉陽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皆會於鄴衆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節閔帝以長孫稚為大行臺總督之高歡令吏部尚書封隆之守鄴癸丑出頓紫陌大都督高敖曹將鄉里部曲王桃湯等三千人以從歡曰高都督所將皆漢兵恐不足集事欲割鮮卑兵

千餘人相雜用之何如敖曹曰敖曹所將練習已久前後格鬬不減鮮甲令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不煩更配也庚申爾朱兆帥輕騎三千夜襲鄴城叩西門不克而退壬戌歡將戰馬不滿二千步兵不滿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為圓陳連繫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兆望見歡遥責歡以叛已歡曰本所以戮力者共輔帝室今天子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户前立豈得

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絶矣遂戰歡將中軍高敖曹將左軍歡從父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等乘之岳以五百騎衝其前别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敖曹以千騎自栗園出横擊之兆等大敗賀拔勝與徐州刺史杜德於陳降歡兆對慕容紹宗撫膺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欲輕騎西走紹宗反旗鳴角收散卒成軍而去兆還晉陽仲遠犇東郡爾朱彦伯聞度律等敗欲自將兵守河橋世隆不從度律天光將之洛陽大

都督斛斯椿謂都督賈顯度賈顯智曰今不先執爾朱氏吾屬死無類矣乃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先還世隆使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椿至不得入城乃詭説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欲大掠洛邑遷部長安宜先内我以為之備叔淵信之夏四月甲子朔椿等入據河橋盡殺爾朱氏之黨度律天光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不可施遂西走至灅波津為人所擒送於椿所椿使行臺長

孫稚詣洛陽奏狀別使賈顯智張歡帥騎掩襲世隆執之彥伯時在禁直長孫稚於神虎門啟陳高歡義功既振請誅爾朱氏節閔帝使舍人郭崇報彥伯彥伯狼狽走出為人所執與世隆俱斬於閶闔門外送其首并度律天光於高歡節閔帝使中書舍人盧辯勞歡於鄴歡使之見安定王辯抗辭不從歡不能奪乃捨之辯同之兄子也爾朱天光之東下也留其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欲與之俱東賀拔岳知天光必敗欲

留悦共圖顯壽以應高歡計未有所出宇文泰謂岳曰今天光尚近悦未必有貳心若以此告之恐其驚懼然悦雖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説其衆必人有留心悦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乘此説悦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悦軍説之悦遂與岳共襲長安泰帥輕騎為前驅顯壽棄城走追至華陰擒之歡以岳為關西大行臺岳以泰為行臺左丞領府司馬事無巨細皆委之

辛巳安定王至邙山高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

根慰諭洛邑且覲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難制與高乾兄弟及黄門侍郎崔㥄力勸歡廢之歡集百官問所宜立莫有應者大僕代人綦毋儁盛稱節閔帝賢明宜主社稷歡欣然是之㥄作色曰若言賢明自可待我高王徐登大位廣陵既為逆胡所立何得猶為天子若從儁言王師何名義舉歡遂幽節閔帝於崇訓佛寺歡入洛陽斛斯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耳若不先制人將為人所制高歡

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功于時害之不祥凡數夜與
歡同宿具序往昔之懐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
乃止歡以汝南王悦高祖之子召欲立之聞其狂暴無
常乃止時諸王多逃匿尚書左僕射平陽王修懐之子
也匿於田舍歡欲立之使斛斯椿求之椿見修所親員
外散騎侍郎太原王思政問王所在思政曰須知問意
椿曰欲立為天子思政乃言之椿從思政見修修色變
謂思政曰得無賣我邪曰不也曰敢保之乎曰變態百

端何可保也椿馳報歡歡遣四百騎迎修入氊帳陳誠
泣下霑襟修讓以寡德歡再拜修亦拜歡出備服御進
湯沐達夜嚴警昧爽文武執鞭以朝使斛斯椿奉勸進
表椿入帷門磬折延首而不敢前修令思政取表視之
曰便不得不稱朕矣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戊
子日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用代都舊制以黑氊蒙七
人歡居其一帝於氊上西向拜天畢入御太極殿羣臣
朝賀升閶闔門大赦改元太昌以高歡為大丞相天柱

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史庚寅加高澄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初歡起兵信都爾朱世隆知司馬子如與歡有舊自侍中驃騎大將軍出為南岐州刺史歡入洛召子如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廣州刺史廣寧韓賢素為歡所善歡入洛凡爾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削奪唯賢如故以前御史中尉樊子鵠兼尚書左僕射為東南道大行臺與徐州刺史杜德追爾朱仲遠仲遠巳出境遂攻元樹於譙丞相歡徵賀拔岳為冀州刺史岳

畏歡欲單馬入朝行臺右丞薛孝通說岳曰高王以數千鮮甲破爾朱百萬之衆誠亦難敵然諸將或素居其上或與之等夷雖屈首從之勢非獲已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高王除之則失人望留之則為腹心之疾且兆萬人雖復敗走猶在并州高王方内撫羣雄外抗勍敵安能去其巢穴與公爭關中之地乎今關中豪俊皆屬心於公願效其智力公以華山為城黄河為塹進可以兼山東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於人乎言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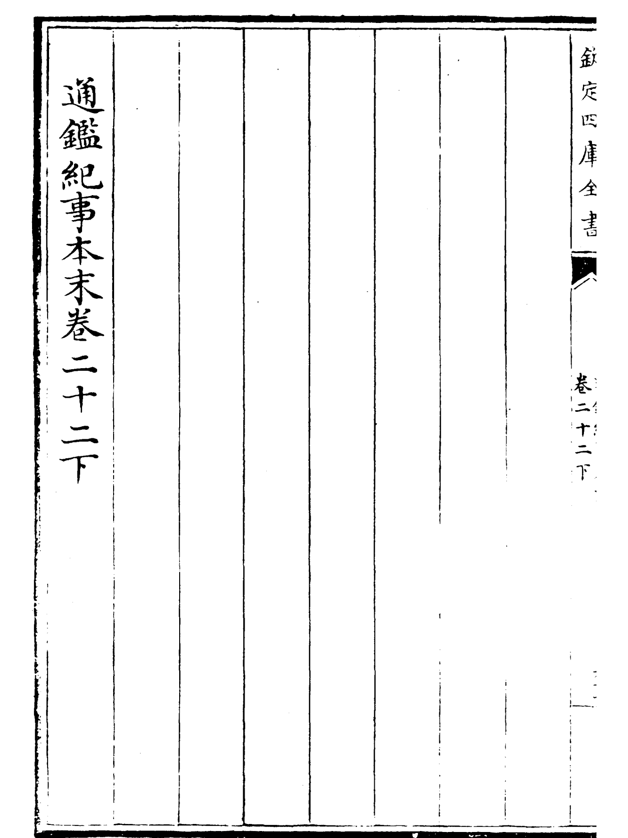
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為啟而不就　壬辰丞相歡還鄴送爾朱度律天光於洛陽斬之　五月丙申魏主酖節閔帝於門下外省詔百司會喪葬用殊禮以沛郡王欣為太師趙郡王諶為太保南陽王寶炬為太尉長孫稚為太傅寶炬愉之子也丞相歡固辭天柱大將軍戊戌許之己酉清河王亶為司徒侍中河南高隆之本徐氏養子丞相歡命以為弟恃歡勢驕狎公卿南陽王寶炬毆之曰鎮兵何敢爾魏主以歡故六月

丁卯黜寶炬為驃騎大將軍歸第　魏主避廣平武穆王之諱改謚武懷皇帝曰孝莊皇廟號敬宗　秋七月庚子魏復以南陽王寶炬為太尉　壬寅魏丞相歡引兵入滏口大都督庫狄干入井陘擊爾朱兆庚戌魏主使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高隆之帥步騎十萬會丞相歡於太原因以隆之為丞相軍司歡軍於武鄉爾朱兆大掠晉陽北走秀容并州平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居之　冬十一月甲辰魏殺安定王朗東海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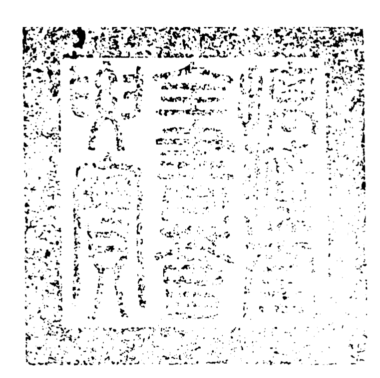
暹已酉以汝南王悦為侍中大司馬　魏主以汝南王悦屬近地尊丁亥殺之　十二月魏主納丞相歡女為后命太常卿李元忠納幣於晉陽歡與之宴論及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歡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求建義處歡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過耳元忠曰止畏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捋歡須大笑歡悉其雅意深重之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隘出入寇掠魏丞

相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兆意怠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都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歡以大軍繼之

五年春正月魏竇泰奄至爾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𢂁嶺衆並降散兆逃於窮山命左右西河張亮及蒼頭陳山提斬已首以降皆不忍兆乃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歡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攜爾朱榮妻子及兆餘衆詣歡降歡以義故待之甚厚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二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蔣予林